

碎银集

李志强 著

诗刊社诗歌艺术文库二〇〇四年一卷
林莽 谢建平 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诗刊社诗歌艺术文库 2004 年 1 卷

主编：林莽 谢建平

碎 银 集

李志强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碎银集 / 李志强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8
(诗刊社诗歌艺术文库. 2004 年 1 卷 · 1-10 / 林莽, 谢建平主编)
ISBN 7-5059-4732-X
I. 碎… II. 李…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0862 号

书 名	诗刊社诗歌艺术文库 2004 年 1 卷(1-10)
主 编	林 莽 谢建平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鄢晓霞 凌 江
责任印制	鄢晓霞
印 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46.875
插 页	20 页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732-X / I · 3707
总 定 价	130.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几句简短的话

林 莽

用一整天的时间翻阅了志强的《碎银集》书稿，文如书名，在十几万字的篇章里，到处是纯净如月光般闪耀的，内在心灵的光芒。

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这是一本诗人笔下的散文，到处可见诗意的结构和诗化的思考。它质朴的选择中容纳了作者多年的生活体验与生命的感悟。我从中看到了他与自然、社会、亲友们以及自己所钟情的许多事物的对话。它们充满了潜在的激情，它们是真切的，也是令人信服的。

一位老作家说散文有两种，一种是聊天的，一种是做梦的。也许是我没有记清楚，我觉得，它更需要两者兼而有之。将自然万物、人生体验、世态冷暖，以一种淡泊的心境娓娓道来，那无疑是感人的。如其中再加入些理想与梦境，岂不是更能让人沉入其中，获得由文字所带来的愉悦与幸福。

语言艺术的魅力正在于此，它制造一个与现实世界息息相关的艺术的世界。随着时光的流动，它让我们发现那些曾经恍惚间感到，但又未曾如此真切地体会过的世界，那笃定是文学所带给我们的享受。



志强的文章让我在其中漫游了一日，我看到了那么多生活中值得记录和回味的东西，在这儿我不一一列举了。我的体会是属于自己的，我想你也一定会从中有自己的所感、所知与所悟，还是到志强的文字中寻找吧！

与志强相识近十年了，近几年又在一起工作，有时甚至是朝夕相处。我觉得他是一个让人信任，工作认真，有条不紊的人。他多年向往艺术，诗、书、画在他的生命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这些方面，经多年的努力，他取得了许多成绩。当然，这些也应归于他生命本质的纯粹与真诚。

我想，一个诗人，一个艺术家的精神境界决定着他最终的成就。志强是有艺术潜质的，我相信他会获得更大的成绩，因为他是一个勤奋的人。我期待着他的未来。

是为序。

2004年7月26日晨于光华路

目 录

序	几句简短的话/林莽
第一辑	透明的铁轨
3	稿纸上的小火车
7	通勤小火车
9	钢轨
14	工区鱼趣
18	元旦，火车茶吧
21	告别钢轨
24	一个人与五只蚂蚁的战争
27	走马观花看平原
31	桌子
35	石子



第二辑 槐木窗棂

- 39 木匠房
- 41 墙上的蓑衣
- 43 砖头
- 46 拉煤
- 50 搓泥儿
- 53 母亲的枕巾
- 56 瓦匠，笨重劳动的技艺
- 61 轻装上路的蝉
- 64 具体的蚂蚱
- 67 鹅卵石
- 69 看影

第三辑 体内的灯盏

- 73 想起一个叫月光的人
- 75 劳动的物体
- 76 夜里的灯
- 78 凝视自己的手
- 79 发芽的拐杖
- 81 一场雪
- 83 墙
- 85 你好，白熊

- 87 两棵树的死亡过程
89 雨滴下来的声音
91 比例失调的古人
93 一天的形状和味道
95 “亲爱的”别解

第四辑 具象的底片

- 99 城市故园
102 除草机的声音
103 花瓣
105 京城的狗
108 指挥秀
110 被忽略的花朵
112 窗台上的尘土
114 做饭的美感
116 一首诗中的雁荡
119 春游紫金庵
123 雁荡夜

第五辑 诗意的墨渍

- 127 艺术之树
129 在语言的后面
132 词朋友



135	标准的轮廓
138	形神兼备的精神之鼎
141	大卫的爱情麻辣烫
144	大街闹市和小屋
148	“轻”和“离开”的艺术
后记	

透明的铁轨

第一辑

SHIKANSHESHIGEYISHUWENKUCONGSHU

在梦里，钢轨立起身来跟我道别，样子真够吓人的。我立即就渺小成一只仰望天梯的蚂蚁了，满眼惊愕。我知道钢轨戳起来也不能让我上天，但它却让我抵近了一个精神与想象的空中车站。



稿纸上的小火车

家乡在冀东农村。唐山大地震那年我九岁，几经辗转在丰南县城胥各庄落了脚。

胥各庄——这个中国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小地方却是中国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的发源地。大概也就是现在街心公园靠北一点的地方，120多年前，几个心灵手巧的老技工根据英国工程师的几张图纸和一台旧锅炉，愣是鼓捣出中国第一台机车——龙号机车。这个扯着嗓子喊叫的家伙把开滦的优质煤从唐山拉到这里的煤河码头装船外运。使之成为当时诸如江南造船厂、天津机械局等洋务运动重地的主要能源。这只惊世骇俗的铁兽在垂暮的大清国激起的反响，绝不亚于1825年驶出英国达林敦的世界上第一台火车头，它吐出的烟圈也像一个硕大的句号把自身的划时代意义写进了中国近代工业史。

我还要壮着胆子代表全国人民感谢那位黄头发、眼睛蓝得有点忧郁的英国工程师金达（C.W.Kinder），他力排众议，坚持唐胥铁路采用1.435米的国际标准轨距。谁也没想到这最原版的“与国际接轨”对日后中国铁路的发展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慈禧太后和李鸿章都大老远地跑来坐过这里的小火车，我还在铁路史志中见过李大人率幕僚到这里视察开平煤矿时站在平板车上的合影——那的确是一位气度不凡、仪表堂堂的白胡子老头……后来这条10.6公里长的铁路东延西展成为当今全国四大铁路干线之一的京哈线。从这儿往东不消半个钟



头就会在滦河上看见一架龙骨般锈迹斑驳的铁桥，一般的旅客不会想到，它就是詹天佑参加修建的全国第一座铁路特大桥。我每次到这里施工检查，总爱绕到近前摸一摸桥台长条石上的八卦和龙形浮雕，那是先辈传递下来的路脉，沉甸甸的沁凉直通血管……

我的意思是，假如把中国铁路看成一棵蓬勃繁茂的巨树（它的枝梢已伸展到九龙和拉萨），那么它的根在这儿。而我有幸像一只勤奋的蚂蚁在这里的钢轨枕木间劳动了十八年。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当时最早出现简陋铁道的地方，如今已拥有了共和国最先进的线路设备——贯穿唐山北部的京秦线，列车时速就要提到200公里，一根钢轨跨过了几个车站，再没有哐当哐当的钢轨接头。新型复式交分道岔如趴在路基上的钢铁巨鳄，须臾之间就像魔术师般给跑过脊背的车轮变幻出八个方向。普通的石子都由石灰岩换成了花岗岩。电视上常见的流线形快速列车就要把北京到沈阳的时间缩短为四个多小时……

早在孩提时，铁道边就是我们最大的游乐场，我和伙伴们小猴儿似的赛着爬上几十米高的灯架（从那上面看着，红色飞转的机车轮子特别像哪吒脚下的风火轮）；盗宝一样偷出奶奶筐箩里的“袁大头”，摆在轨顶上让火车轧成满月形的银刀；蜘蛛般攀援在铁桥的龙骨间寻找鸟巢，捂着大甲壳虫般的铆钉感觉列车通过时过电一样的振颤；以叠罗汉的方式轮换着把伙伴扛上给蒸汽机车加水的大水鹤，它的样子真像一只忠于职守的大仙鹤，比故宫养心殿里那两只鎏金的不知大了多少号……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切开田野波光粼粼的故乡之河会成为我一首首洋洋洒洒总也写不完的诗，没有想到这些有棱有角有脾气的亲爱的铁们会成为撑起一篇篇文字硬朗的骨架，没有想到那悠扬潇洒的汽笛会成为我对童年体验、青春履历一往情深的召

唤……

在这个风驰电掣的时代，生活和事业都在像火车一样转型，提速。车辆也由绿衣服换成红衣服，红衣服换成蓝衣服，但我替换了钢笔的键盘，却还像一列列编组场里整装待发的小火车。是的，被时代之潮裹挟的一切都在身不由己地与时俱进。我们身体和思想的软硬件也都在更新，包括观念、知识结构、情感方式、人生态度……但我常想，途中的变化固然值得欣喜，但作为走在生命之路上的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才是最重要的。特别近几年，总感觉丝丝缕缕幽深的怀想时时牵扯着心绪，总感觉有一趟自己的小火车在稿纸上往回开。它透明、容积无限，不吐废气；它吃来梦去，天马行空，因而不受常规信号和轨道的限制。这是一趟集传统、现代于一身，丰盈饱满的列车，它不会忽略每一个小站。它既载客又拉货，每个昏暗的亲候车室，旷阔的站台，亲人朋友、苦辣酸甜的往事以及杳杳见见的碎铜烂铁都不会放过。把少不更事，遗落在童年和青春之路上的雅物俗物都客客气气地请上车来，让它们在字里行间各就各位，对号入座。这趟“子虚乌有”号火车，我既是列车长又当司机，每到一个地方就扯开黄铜的嗓子……

喜欢钢轨、火车，痴迷于围绕它们实打实的劳动，更喜欢在图纸、公式和电脑屏幕上将朴素的劳动升华——这样也便顺其自然地于具象与抽象间的游戏中，使语言的空间得以扩展、膨胀。不知从哪一个诗意的晨昏里我开始懂得，时针一样伸向世界终极的钢轨竟能赋予一个侍弄它的人那么丰饶的启示，车、机、工、电、辆，石子一样多的工友们在看似单调、普通的劳动生活中的所思所感、喜怒哀乐，都是我一辈子也挖不完的富矿。一列喘息的火车，一根披历沧桑的枕木，一个巡道工渐行渐远的身影，一枚废弃的螺钉，一摊洒在路基上的油渍，



一架戴着遮阳帽腰杆笔直的信号灯……这一切，都让我为之激动、沉醉，产生无以穷尽的幻想，它们来得荒唐又突然，令人惊讶，不知所措，还会有意无意地勾起某种淡淡的忧伤和无奈。那些钢铁巨兽是怎样心甘情愿接受了钢轨的约束？而它们却在近乎刻板的限制中获得了自由畅欢的狂奔！此刻，茫然之后的心底会油然升起一种感怀和振奋，觉得生命骤然增添了某种意义。

我还喜欢“在路上”的感觉，动中取静。我在一首诗中曾经写道“奔走就是抵达”，坐在车上，时间和风景从两边朝后闪去，轮轨磨擦的嘹嘹之声正好滤去心神中的杂念。在世界上最小的写字台上边读边写，乏累了，就抬起头看看远处的风景，低下头把脸贴近玻璃，凝视脚下麻雀般朝后低飞的石子。它们踏实，不张扬，齐心协力把一条大路举过头顶；它们扛起了天大的份量，让枕木摁进大地却不吭一声……我相信它们是懂事的，有骨头有肉，有砰砰跳荡的心。在钢轨枕木的稿畦中，它们是我珍爱的象形文字。多少个梦里，它们常常携着手飞起来，成为天上的银河。

通勤小火车

站台，是一方净地。在其它场合，将形形色色的的意愿如此集中起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下班时我乐意盘坐在站台上等那趟既熟悉又陌生的火车，看它像一道准确抵达的旨意把人一个不剩的唤走。这一小段时间里，一天的劳顿被夹进刚刚翻过去的几页小说。等车的人，他们在车将来时虔诚而茫然的神情让我想起自己的一首诗：“……两分钟/就决定了以后的路吗/该进一步/还是退一步/远走高飞的人/背井离乡的人/再一次请你们/做出选择……”是的，去和来，上与下，多少人又无端陷入命运冥冥的规定？我又可能坐在了昨天的位置上，以往常的姿势看书，将刚刚发生的一切读成往事。我不止一次听到看到那些跑通勤的伙计们又重复着往常的话语和神态，这不是臆想和幻觉，是宿命，像每天一分不差的往返。

柔和的灯光，勾出心中些许怀旧似的美感。五号列车员又开始有条不紊地整理车厢了，摆弄好了窗帘，她又要擦拭褐色的地板了，她低着头不声不响劳作的姿态挺好看的，满车厢的人都看在眼里，但没人说出。打牌的照旧打牌，聊天的不停地聊天，抬抬脚侧侧身，随意而平和的一瞥，如她倒给的那杯开水，平淡，又包藏着平淡中的问候与交流。车到终点之前，什么都应该是干干净净的。记得那年夏天，刚入路的几个嘎小子拿她找乐儿，笤帚、铁簸箕全顺车窗撇出去，还在意见本上涂抹了几幅漫画。她就远远在一旁红着脸发呆……

那天在小镇的集市上见到她，还见到了与她共同领着一个可爱小女孩的那位爱往车外扔东西的小伙子。

邻座的老检车工下月就要退休了，他可能在似睡非睡中回忆锤声丁当的一辈子。我们同居小镇，朝夕同行，每天，这趟始发的列车都在发车前半小时大同小异地使劲吼两嗓子，多少年了，笛声像守信用的大闹钟招呼着方圆十几里所有跑车板的老少爷们儿大姑娘小媳妇。昨儿个，老检车工又把那个老掉牙的故事最后演习了一遍：前天心气儿不顺，在检车场作业时扭了腰，拿病假条回家借着二两白酒把那个给他小鞋儿穿的头头臭骂了半宿。说从明儿就呆着，反正还有半月就退了，妈的，不伺候了！转天早晨那声笛儿一响，魂儿像被招走一样，一轱辘起来，脸没洗就奔了车站……

靠在窗口，任凉丝丝的风梳理着乱发。村庄、城镇棋子一样朝远处推移，明明灭灭的灯火与星光一道把遥远的温度传递过来，让人蓦然地想到了家，心海中涌起一波一波的冲动与感念。不知什么时候伏在小桌上睡着了……

醒来时，车厢的长廊空空如也，刚才的一切仿佛梦境。